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八
九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六 集部

元豐類藁卷八

宋 曾鞏 撰

律詩

高郵逢人約襄陽之遊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塵清談畫鷁舟未把汙蹤笑山簡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潦退初白沙新岸凑舟車一時屠釣英雄盡
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歌流俚耳韓彭遺壁冠荒墟
可憐馬上縱横畧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獻玉
不欺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門盛鴻鷺翻飛紫殿深
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簿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質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
政成春雉不驚人指麾細柳通河外歌咏甘棠付漢濱
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尊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業寺丞自
光化相繼遷拜簽判程殿丞受代還朝預有
惜别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為僚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意
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精爽緊鵷行歸去羽翰輕

須知别後狂山簡夢寐清談鄙杏生

雨中王駕部席上

鳩呼連日始成陰薄雨聊寛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細藏鵶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遲發人老嗟辭酒滿斟英雋並遊知最幸名園偷暇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因話荆楚故事仍貺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酒重訪清江下瀨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髙寧許笑求田

已窺品藻傳荆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憩林坰多情置驛邀佳客好事磨鉛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幌數峯青春醪有禁無由寄誰為江潭訪獨醒

贈黄降自宣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最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能定欲正哇淫手自删頻水珠璣來席上郾城桃李在人間

高齋掛榻驪歌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擇甫竹亭閒話

偶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鷦鷯頗自安雲壓楚山春後雪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强酒聖還諳量未寬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檀欒

和鄭徽之

故人容下榻清讌得傳杯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雲林千嶂出烟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别歸期信召催

送陳世脩

沙渚鴻飛入楚雲遠林樵爨宿烟昏娟娟野菊經秋淡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賞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開樽莫嗟問俗淹翔久從此頻繁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拔薤威名高外服握蘭風力冠中臺好音忽有雙魚至喜氣遥知五馬來梨顆玉腴含雨重菊房金粉傍寒開池邉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夙興招客與扳聯烟雲秀發春前地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畊桑臨富水暫拋魚鳥去伊川更追羊杜經行樂況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筠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白雪盡沙田麥正青馬窟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疏櫺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袞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錙銖赤舄無驕志咳唾黃金有古風霞冒荒遐知大度委蛇艱急見孤忠謀謨邴魏丹青力擁立貽宣柱石功御筆豐碑在新隴哀榮誰得似初終

酬吳仲庶龍圖歲暮感懷

瑣闈延閣腹心臣籍甚聲華動搢紳藥石言行天下雨
袴襦恩達國中春名南去後餘思在綸氏歸來壯志新
莫謂流年嗟白髮濟時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恭軒

不要牆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檀欒虛心得處從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葉養風烟誇酒美枝留冰雪送歌殘
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贈正倚大師庵居

襴祴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遠塵埃五峯日破朝雲出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静鳥窺清唄法筵開因過舊國枌榆地松塵高談喜暫陪

以白山茶寄吴仲庶見貺嘉篇依韻和酬

山茶純白是天真筠籠封題摘尚新秀色未饒三谷寫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蕊蕭條跡更塵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恨無因初惟此花與揚州后土廟瓊花天下一枝近年瓊花可接遂散漫而此花為獨出也

酬江西運使蔣頴叔

收科同日曳華裾書劃驚聞刃有餘驄馬已騰雙闕路木牛還實太倉儲多岐易惑千名別置袖空榮一紙書欲佩左符甌越去更從南斗望單車

刁景純挽歌詞二章

史觀郎闈得謝歸桓桓筋力未全衰園林笑傲笙歌擁山水追尋几杖隨尺牘百封虛有意文章十帙更誰傳餘花自出藏春塢一點青燈照繐帷陳遵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以為榮

又云逴日作書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白樂天無子其詩云文章十帙官三品身後傳誰與龎誰景純善作書亦無子故云蕆春塢景純自名其所居也

八十登高步更輕殷勤愛客是生平能臨緩急敦風義不向炎涼逐世情北嶽雲烟思抗志東門冠蓋羡遺榮可憐昨日壺觴地嗚咽唯聞薤露聲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寳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惜天涯故舊稀

預想明年雙節名九霄鵰翼看橫飛

遊東山示客

虞寄庵餘蘚徑通滿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章少偶見憑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從今准擬頻行樂日伴尊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藍轝寧辭數往還溪上鹿隨人去遠洞中花照水長閒樓臺勢出塵埃外鐘磬聲來縹緲間

自笑麄官偷暇日暫擕妻子一開顔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閣碧野雲含石眼泉躡屐路通林北寺落帆門繫海東船閩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邨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教燒藥洞門深獨窺金版鷩人語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樓碧閣唐朝寺鐘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䐗屐方偷半日閒笑語客隨朱閣上醉醒身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輕寒去却還為郡天涯亦瀟洒莫嗟流落鬢毛班

上元

金鞍馳騁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欄送目勞

自笑何心逐年少祇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層軒未厭勞際海烟雲常慘淡大寒松竹更蕭騷經臺日永銷香篆談席風生落麈毛我亦有心從自得瑠璃瓶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衆所褒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坦凛若氷霜節最高朱紱少留居客左白頭難敵是詩豪

須知別後山城寺悵望歸艎送目勞

閏正月十一日呂殿丞寄新茶新茶最早者生處地向陽也

偏得朝陽借力催千金一跨過溪來曽坑貢後春猶早海上先嘗第一杯

句休日過仁王寺

雜花飛盡緑陰成處處黄鸝百囀聲隨分笙歌與尊酒且偷閑日試閑行

亂山

亂山深處轉山多此地棲身奈遠何莫問吾親在何處

舉頭東岸是新羅福州際海東海即新羅諸國圖經亦云長溪與外國接界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自知孤宦無材術誰道京師有政聲嘿坐海邉何計是

白頭親在鳳凰城

寄獻新茶

種處地靈偏得日摘時春早未聞雷京師萬里爭先到

應得慈親手自開

方推官寄新茶

採摘東溪最上春壑源諸葉品尤新 龍團貢罷争先得肯寄天涯主諾人

嘗新茶 丁晉公北苑新茶詩序云茶芽采時如麪麥之大者

麦粒收來品絶倫葵花製出樣争新一杯永日醒雙眼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

並使時推出衆材異方迎拜六城開宣風直到東西部

仗節遥臨大小梅滄海路從三島去玉山人待二星回黄金白氈饒君用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蔔葉催畊二月時斜橋曲岸馬行遲家家賣酒清明近紅白花開一兩枝

蹇磻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最憐溪岸兩旗新肯分方跨醒衰思應恐慵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鬬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憔悴
碾嘗終夜骨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横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
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横塘雨過時一番紅影雜花飛送春無限情惆悵
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一麾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花唯有市亭沽酒客

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涉門

紅紗籠燭過斜橋複觀翬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

滿堤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籃輿是中夜

兩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疏箔
卧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綠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黄犢
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氷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絳紗新千門萬户誰曾得
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縠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殿裏才聞得
已道佳人不耐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寶奩解笑詩人誇博物
祇知紅顆味酸甜白樂天詩咏荔枝云津液甘酸如醴酪杜工部詩云紅顆酸甜祇自知此皆巴蜀荔枝而已不知閩越荔枝不酸也
王虞部惠佳篇叙述昔與湘潭亡弟遊從仍以
亡弟舊詩見示
薄宦紅塵常拂面早衰黃髮已盈顛棣華零落曾誰語

鴻羽蕭條祇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獲濟江篇
殷勤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　名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尚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
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顔馬蹄遥望斗杓間從今步步行平地
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宫堵墻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寧羞猿鶴驚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屬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鈴齋燕席開臘在未消盈尺雪春歸先放一枝梅況無庭下書投笳更盡筵中酒滿杯周召二南皆絶唱抑揚賡和愧非材

寄趙宮保

銅扉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讜言留簡冊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劒外仁風故老傳門外最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仙

和酬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龍樓調護宮雖罷鳩杖躋攀興已濃不變松篁心轉勁無邊江海量兼容磻溪從老寧閒得會為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裘衣天上歸何晚
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赫五湖心事肯容容
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紞鼓留公豈是催（公詩云湖過漁舡疊鼓催）湖山得意且徘徊更應
准擬須乘興范蠡扁舟去却來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梨棗纍纍正熟時粟田鵝兔亦爭肥園亭盡日追尋遍

只欠厭厭醉始歸
汴水容容帶雨流黄花豔豔亦迎秋看花引水園林主
應笑行人易白頭
秫地成來多釀酒杏林熟後亦留錢不須置驛迎賓客
直到門前繫畫船

雪　亳州

欲下蒼凉日全低黯靄天飄颻校夜急瑣碎得風儇纖
壊彌縫徧枯荄點綴姸繁英飛面旋豔舞起蹁躚已壓

穿林竹逕氷落澗泉抵巇輕自肆乘隙巧爭先壅隔書
鄣斷侵凌客履穿恐傾窗巷屋覺重浙溪船唶有顏空
妓洶無質可鐫包藏兼海岳蒙蔽匝坤乾枚叟招何晚
袁安卧正堅會須逢見睍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畫船東下載圖書收功玉鉉丹青後
得老銅樓羽翼初醒醉放懷從野服登臨乘輿屬安車一作輿公既謝事即日野服安輿優游從適
都門飲餞光華盛不獨當年有

二疏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瀟洒背城陰碧瓦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日臨經帙紙窓深幽棲鳥得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籃轝客追尋

鶴林寺 李涉所謂因過竹院逢僧話又得浮生半日閒即此寺也

昔人春晝强登山只肯逢僧半日閑何似一尊乘興去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闗彦逺赴河北

子明高誼衆人知苗裔清材世所推詩作士林誇刻燭賦成天路喜同時豈當白首淹風力自合青雲縱羽儀北部經營應不久玉階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目天顔回處自生春行齊鵷鷺常隨仗步穩驊騮不起塵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是時上服慈聖光獻皇后三年喪畢

始聽樂及
許燃燈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幰霓旌夾露臺夜凉宫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鼇負山趨玉座來碭極戲添夷客喜漢饗四夷之客柏梁篇較從臣材共知天意同民樂願奏君王萬夀杯作海中之戲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九衢仙仗豫遊歸寶燭星繁換夕暉傳醆未斜清禁月散花還拂侍臣衣天香暗度金蚪暖宫扇雙開紫鳳飛

法曲世人聽未足却迎朱輦下端闈

集賢院春燕呈諸同舍

御爐風細麝烟浮法樂聲和酒味柔冠劒九重霄漢路

鶯花三月帝王州重廊四合盤龍幕當殿雙高彩鳳樓

歸去人人誇雨露總含歡意躍驊騮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北上郊原一據鞍華林清集綴儒冠方塘滲滲春先淥

密竹娟娟午更寒流渚酒浮金鑿落照庭花並玉闌干

君恩倍覺丘山重長日從容笑語懽

池上即席送梁況之赴宣城

池上紅深緑淺時春風蕩漾水逶迤南州鼓舞歸慈惠東觀壺觴惜别離遠岫烟雲供醉眼雙溪魚鳥付新詩陵陽豈是遲留地趣駕追鋒自有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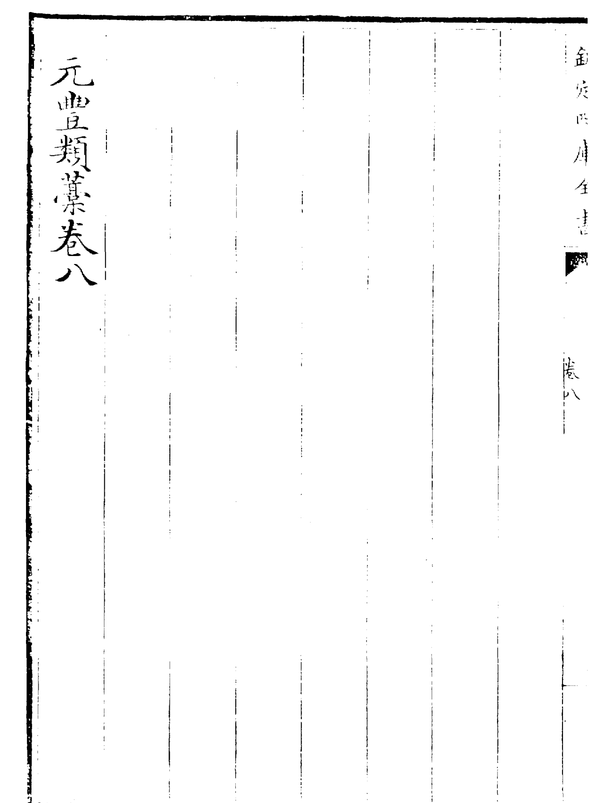
寄題饒君茂才葆光庵

適意藜羮與布裘結廬人境地偏幽清談汝水孤猿夜爽氣麻源一葉秋廳有風騷歸健筆可無尊酒付扁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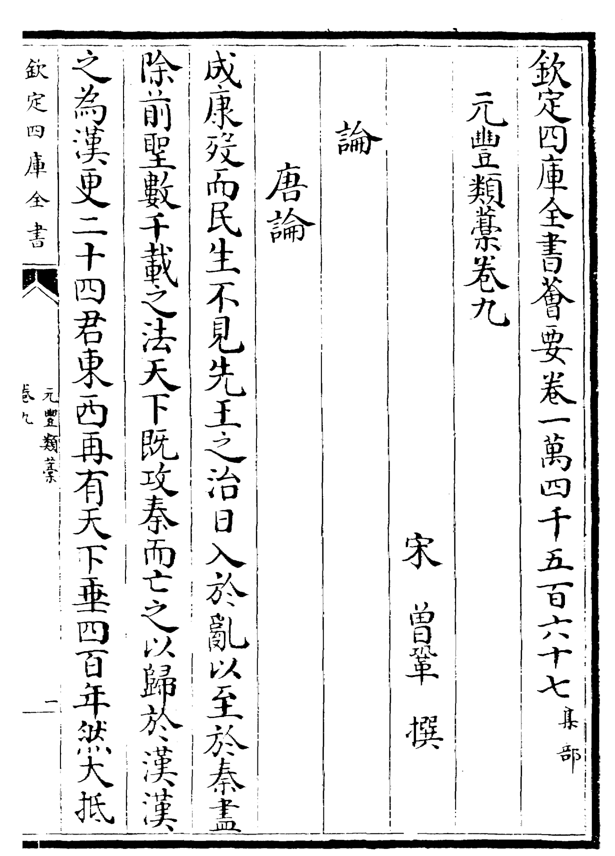
因君更起家園興夢寐思從几杖遊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塵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閑時樂易
市廛人喜政和平揮金簌簌宮槐蕊鳴玉淙淙御水聲
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緑陰行



元豐類藳卷八



元豐類藁卷九

宋 曾鞏 撰

論

唐論

成康殁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然大抵

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己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才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以祖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才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

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歸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廉恥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其法修則安且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才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才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以為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國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為盛而非先王之所務也太宗之為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

下之才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

於是時者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尊祖則知

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絶故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為之降巳親之服則猶恐未足以明所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巳親之服然後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别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别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況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為

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為之降己親之服而退於己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為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為屬是未知考於禮也

禮為人後者為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為所後者而非其為已也為其父母期為其昆弟大功為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為已而非為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為已名為所後者是則名與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袒免無服昆弟

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服從所後者為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為大功為小功為緦麻為袒免為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為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為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在為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制服之重如

此而其名遂可以絶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為重無緣廼絶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絶其親而輙謂可以絶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大宗者為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為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為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己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使之兩義俱安

也今若使為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為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之後者為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為二而欲使之為一所以使為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

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為己而非為所後者有為所後而非為己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乃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欲强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强使之為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强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疏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為人後

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疏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内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為宣帝親謚宜

曰悼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為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

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今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為世父叔父者則不特禮未之有

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者為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

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古之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

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為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

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祝祭之辭而已若

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曉曰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卒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别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别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

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絶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

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為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為數推而下之廣骨月之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

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内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為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為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月之恩以不滿足海内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

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畧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絶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

之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啟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𢙢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法太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

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名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乃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

為尊師之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羣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與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于上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

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露之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畎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戸計之戸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戸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不久行則百姓何

以贍其後久行之則被水之地旣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十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遍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後可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錯置一差

皆足致弊又羣而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頽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

塞之地空近邊塞之地失戰鬬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邊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鬬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與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庫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鋤梃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

連一二城之地有枹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虎狄之可慮内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産之資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畎畝商得治其貨賄工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

之計與專志以待二升之廪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之而終無損於儲待之實所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墻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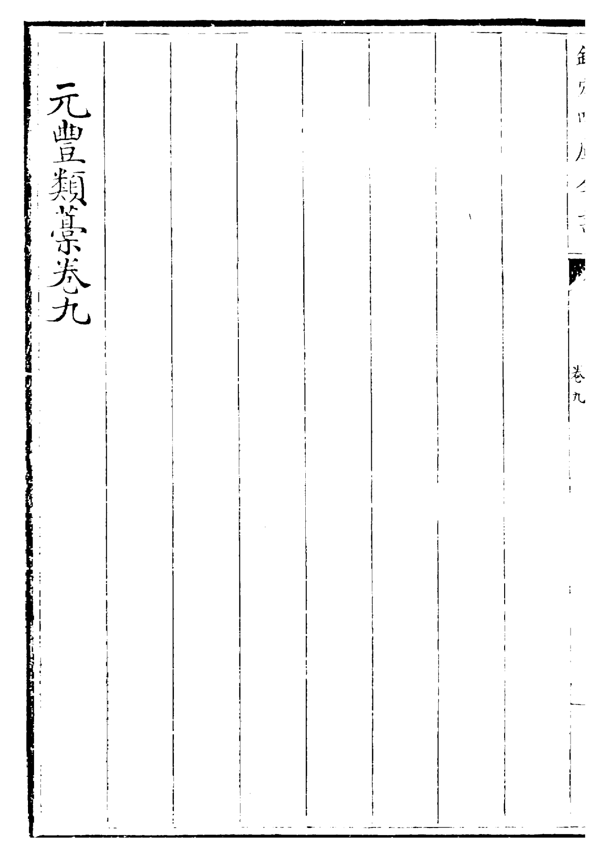
賴者皆得而不失况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乎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為盜矣夫飢歲聚餓莩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灾補敗之數此常行之獘法也今破去常行之獘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其流亡轉死之禍

則戴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閭國家錯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王輅徐動就陽而郊芃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嗇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

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
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莩而上獨
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患貧而患
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
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
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
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為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

於救灾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灾髮膚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荈香藥之類佐其虚估不過捐茶荈香

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荈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為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荈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藁卷九

謹案卷八第八頁後二行鳳池寺按彭山志引此詩作鳳池山

第八頁後四行海岸輕寒去却還按彭山志引此詩寒作鷗

第十四頁後四行門外最應瀟洒客按上用匆外此云門外疑有訛

卷九第二頁前五行而治之體相承刊本體訛休據唐宋文醇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按宋文

鈔俚作聊

總校官進士臣胡榮

校對官助教臣金學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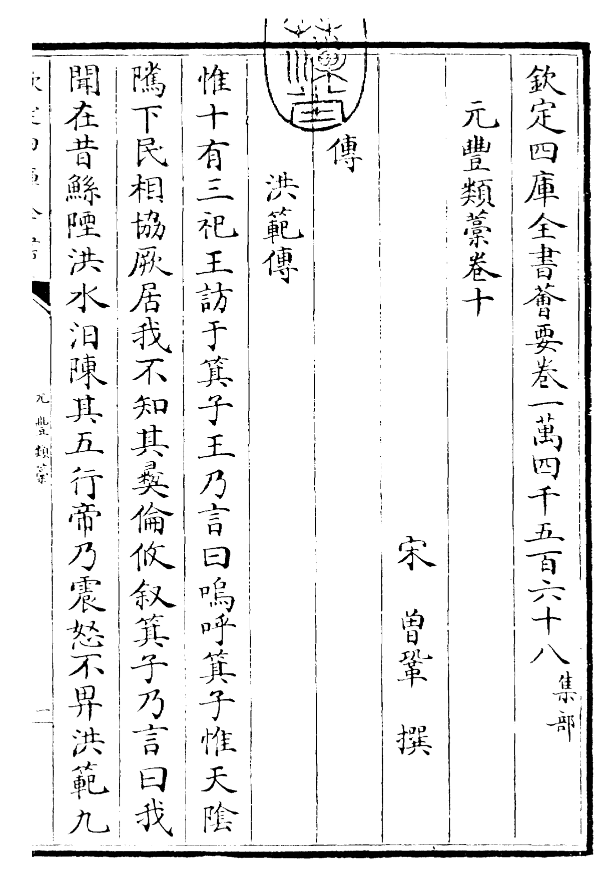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趙興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五百六十八 集部

元豐類藁卷十

宋 曾鞏 撰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彞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乃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葢水之性潤下而其為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

禹之治水也蕞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葢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

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才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修矣身修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修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為常而未能適變

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已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為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

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言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瀦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

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是稼穡而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鹹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

甘者凡為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也非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葢自外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内而言之則聽内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内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

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内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為主於内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

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

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曰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
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
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
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
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
作聰明為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
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明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
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

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為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

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又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體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顔淵問仁孔

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

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為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彛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為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葢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

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强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為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為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

教之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為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為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為者舜為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為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

敷五教在寛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寛豈迫蹴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為之命令為之典章為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

謂法導之者也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眚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眚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

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人之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眚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棄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

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以先王之刑刑民者也矧曰其以非先王之刑刑民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措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賔賔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

庭伐不恢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彛倫之叙也不然則彛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歷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歷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

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凡厥衆民無有以淫為朋人無有以比為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顔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有為有守而不罹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大

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煢獨柔不中者至於畏高明令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煢獨柔無畏高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煢獨則六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之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虁之教冑子臯陶之陳九德

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

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辜矣旣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凡厥正人旣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偏於已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已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已者無偏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无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為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王之義為王之道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乎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

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往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

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所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

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虚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者所遇之變殊故所乂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何也人之為德沈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

克所以救其偏高亢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與人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福

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葢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禁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

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為側頗僻無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修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

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乃心揆諸已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謀及龜筮參諸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

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何也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强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内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

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不蕃廡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

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為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己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

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日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

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既易言各
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
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景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
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
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
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
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
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

非僻言此者以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徵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徵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徵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徵無所當而於

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

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

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

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擬議彷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在方册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開建鴻業更立三才為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褒大之意固以謂太

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内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

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

聞伏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亡幾耳太

祖為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為任故勸農桑薄賦斂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勵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故設通判之員使斂以繩墨憂吏之不良也故數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賕或不奉法也故罪至死徙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賙乏絶寃滯恵農民拔人才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

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己其於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
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
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
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
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强僭
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迺
為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賑助之征伐所加
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

軌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禄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

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鬭者盡力諜者盡情邊臣可誌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

不過三五千人蓋任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也蓋太祖篤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虛心納諫鑒於粤蜀以奢侈爲戒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

使之知治道也兼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宇内初輯然庶政大體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鳥獸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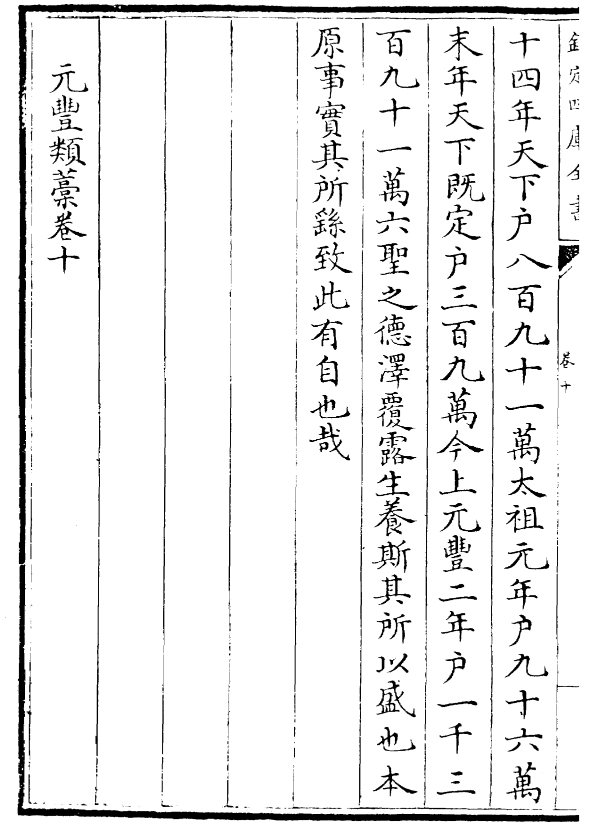
木亦莫不遂前世舊臣備將相處腹心爪牙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邑兼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名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東袵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粵蜀吳楚甌閩之君分天下為八九曰帝與王傳子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齊為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阯西戎吐蕃回紇北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為始

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圖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其在天者歷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

與漢高祖同蓋太祖為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法脫民榜笞死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諸將夷滅其家不

及三太祖削大弱彊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戹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袵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大計以屬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

不能及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以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唐天寶



十四年天下户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户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户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户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藁卷十